



黑白子

□刘金鑫

在所有的棋类中，最能形象比喻警察这一职业特点的可能要数围棋了。古人运用非黑即白的棋子，将兵法、策略、治国与“阴阳消长，四时更替”等天地奥秘蕴含于棋盘之上。狭小的十九路棋格，简单的规则，却有万千变化，蕴含着丰富的哲理，暗藏着无尽玄机。就像计算机世界中的“0”和“1”一样，围棋用最原始的黑白子，构造出最复杂的变化。

说到黑白有别，我就想起好坏之分。小时候，我最喜欢玩“警察抓坏人”这种游戏。《城南旧事》里面的《我们看海去》写道，英子捡皮球遇见了一个人，那人蹲在地上，荒草盖过了他的全身，在他身后有一堆东西（后来英子才明白那都是他偷来的），人人都说小偷是坏人，小偷也曾认真地问过英子他是坏人吗？还算不算是个好人？他说他并不想做坏人，他有念书的弟弟，需要钱，可他没能耐，只能偷。英子说她分不清，就像她分不清海和

天，她分不清好人和坏人。

小孩子的世界，总是以好坏对错来区分。可成年人的世界却并不都是非黑即白、泾渭分明，灰度空间不可避免，唯有警察，人生如棋。位列其中的白、黑两子各自代表正邪两股水火不容的势力。围棋的一局，是黑白棋子争斗的一生；警察的一生，是正邪较量的一生。棋局上弱肉强食，飞、关、粘、尖……32个手法，先与后、远与近、厚与薄、死与活，“围魏救赵”“暗度陈仓”等变化都被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实际工作中，侦、审、缉、追、打……万般手段，也被警察运用得精彩绝伦，最终印证的是“正邪不两立，邪不压正”这一永恒的真理。

棋盘上的厮杀，输赢都可以一笑而过，现实中的较量，却常常以生命为赌注。在电影或电视剧中，面对手持枪械的犯罪分子，警察决然地举起枪，扣动了扳机，罪犯应声倒地……观众无不赞叹邪不

压正、枪法如神，却很少有人意识到，这群人在现实生活中也是血肉之躯，他们也有父母妻儿，每个人都是家庭的顶梁柱。命悬一线时，警察占得上风，倒地的便是罪犯；稍有意外，倒地的便是警察，就像棋盘上的黑白子，警察与罪犯生存的机会是对等的，生死分明。

家有警察，才能深刻体会——老人埋怨警察儿子让人牵肠挂肚，妻子埋怨警察丈夫事事指望不上，拿家当旅馆，孩子埋怨警察父母不称职。然而，半夜三更，当对讲机、手机召唤他们归队时，从来没有一名警察找过借口，也没有一位家人拖后腿。警察的人生不纠缠，去留也分明。

作为一颗“白子”，身边的战友大多乐在“棋”中，把握每一步、落好每一子，落棋不悔、脚踏实地。但我还想说，从警与下棋最大的不同就在于，下棋可以复盘，而从警不能。

三千青丝为君绾

□张承南

那天傍晚，我在商业街上散步，路过一个小摊，看到周围围了不少人。我好奇地向前凑去，发现是一个小伙子在摆地摊，他卖的不是玩具，也不是古董、首饰，而是一堆未曾打磨的桃木枝，大的像手腕一般粗，小的如黄瓜般粗。

我对这些长短不一的桃木来了兴趣。“这些桃木枝是用来做什么的？”我疑惑地问，“这就不懂了吧，桃木现在是很火的材料，用来做桃木梳、桃木簪的信物！”小伙子一边解释，一边吟诵：“三生三世遇见你，三千青丝只为你绾起。”听着小伙子深情的吟诵，果真有一番“穿越时空”的趣味。

看到桃木，我想起童年有关桃木梳的记忆。桃木也称“仙木”，是辟邪的好材料。以前，家家户户都用桃木梳子，桃木梳子齿体圆滑、手感舒适，奶奶就有一把这样的木梳。小时候，我一睁开眼就看到奶奶坐在堂屋门口，右手边放着一盆清水，我便一骨碌爬起来，蹲坐在奶奶怀里。小时候，我的头发量多，又杂又卷，和理不顺的柴火一样。奶奶怕给我梳疼了，总是梳

一下就拿梳子沾一下盆里的清水，然后再顺着头顶缓缓往下梳。待头发全部梳顺溜了，奶奶再给我梳两条辫子，用头绳扎上。每次扎完辫子，奶奶就长舒一口气，然后轻轻捶几下举酸了的手臂。那时候地里农活多，家中还喂着一头牛和两只猪崽，奶奶不管干啥活都手脚麻利、迅速干练，唯独在给我梳头发这件事上小心翼翼、慢条斯理。每次梳完头，奶奶总爱念叨：“妮子，等奶奶老了不能动了，你也用这木梳子给奶奶梳头，可别嫌奶奶脏啊！”我心想：奶奶才不会老呢，我怎么可能嫌弃奶奶脏呢，奶奶这是说笑话呢。奶奶很爱惜这把木梳，每次给我梳完头发，她都用手抹布擦拭梳子齿。

许多年后，奶奶病倒了，躺在床上，我拿起奶奶的木梳子仔细端详，奶奶这一把用了多年的木梳滑润无比，上面还印着属于奶奶抚摸过的痕迹。我用它小心翼翼地给躺在床上的奶奶梳头，我看到奶奶稀薄的头发，花白得每一根都清晰可见，才意识到奶奶真的老了。

桃木梳是爱的刻印，也是我们

内心深处的“藏情”，它可以是亲情的见证，也可以是爱情的信物。一谈及爱情，我们首先想到房子、车子，怕这个、怕那个，说到底，在我们的感情世界里，缺的不是爱情，而是“忘情”。我说的“忘情”，并不是指“爱到忘情近佛心”的“忘情”，而是指荡气回肠亦或是平淡无奇的感情，它像雾，像雨，又像风，令人难以忘怀。我一直觉得从前的人比我们更懂情、重情，对待感情也非常细腻，一首诗、一阕词，一把木梳、一支发簪，全都饱含深情。我想到当代作家沈从文的一段话：在青山绿水之间，我想牵着你的手，走过这座桥，桥上绿叶红花，桥下是流水人家，桥的那头是青丝，桥的这头是白发。

是啊，人的感情都是有盛衰的，就像花朵，有盛开也有凋谢。我们虽不能留住人和情，但是可以“藏情”，把过去的、美好的记忆像珍藏桃木梳一样放在心灵的角落，等想念的时候再拿起，依照儿时记忆重温一番，这就足够了。

愿时光可缓

□李亚莉

“学校要求大家分批次返校、离校，没想到我理想中的毕业季竟然成为这种模式。”表妹非常惆怅地向我感慨着，语气中充满着失落。我想，这对于表妹来说，更多的是大学时代里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，它像是青春故事里的点滴碎片，是时光的定格，是故事的终章，是人生的一种仪式感。

春观夜樱，夏望繁星，秋赏满月，冬会初雪，岁月之羽，掠过时间的河，抚过大家的回忆，不禁也让我们回想起大学时代的多彩画面，将四年的点点滴滴散落在脑海，久久未曾忘记。如今，临近毕业季，又到了与同窗好友挥手道别，奔赴下一场旅途的时候。然而，特殊的一年，让他们的毕业季少了花样的合影，少了盛大的毕业典礼，少了同学之间的相聚，少了一场正式的告别，难免会让这场青春舞剧的收尾显得有些仓促。

在表妹的感慨中，我想到一个词语——“一期一会”，大概意思是一生只有一次的缘分，在一定的期限内，对某物、某事、某人只有一次相遇的机会。我们的一生中，会遇到很多人，就像两条直线，经历了漫长的跋涉相交于一点，好像大部分都只是匆忙见过一面后各奔东西，可我们总希望在短暂的邂逅后能长久相处，却忘记了那句“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”。小时候，听到大人们说这句话，我特别不喜欢，单纯地希望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能永远陪在身边，友谊能够天长地久。青春年少时，我依然不是很认同这句话，总觉得自己长大了，有能力去挽留、去改变很多事情，然而大家走散后，就再也没有相遇过。成年之后的我，反而念叨这句话的次数渐渐多了，并不是感伤，而是越来越懂得我们的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孤独的旅程，一生那么长，又有多少人能一直在一起呢？聚散离别是常态，相遇就是一种缘分，应该学着感恩曾经的拥有，平静地接受那一场盛大的或悄无声息的告别。

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不断飘移的过程，会有无数次的聚首和分离。许多人总是在即将离开的时候，才会惊觉相聚竟是如此的短暂。我们读书时的同学，毕业后，就成了我们口中多年不再见的旧友；工作时的同事，离职后，就成了我们生命中曾经并肩作战的老友；相识多年的朋友，断联后，就成了我们不再提及的故友。也正因为与他们曾经同行于人生中的某一段路程，所以我们便愈发珍惜这容易流失的情谊，只希望留存彼此心间的是感恩与快乐。

一路相逢，又一路告别，但愿时光可缓，让我们每一次的相遇都能够拥有不散的情谊和期许，书写一段故人不散的美好篇章。